

天星小輪上的遊目鵠懷



說到香港的「老古董」，除了在港島叮噹作響、招搖過市的百歲公公——有軌電車，就屬至今還在維多利亞港飄蕩的輪渡了。它有一個非常動聽的名字「天星」（英文就是STAR）。雖然名為天星小輪，卻是十足的壽星老人，跟「叮噹車」堪稱一對好兄弟。

天星小輪從早晨八點鐘到晚上十點多，都在維多利亞港南北穿梭，不知疲倦地，把無數的客人送到中環、灣仔、尖沙咀、紅磡等維港兩岸的鬧市。無論是販夫走卒、升斗小民，還是出入高級寫字樓的白領男女，跨越維港最便捷的方式，恐怕還是坐天星小輪（乘公交巴士、坐地鐵，如果不繞大圈子、不倒換車，你根本無法從中環直接去尖沙咀）。

天星小輪最令人驚訝的，也還是它的老當益壯，跟它的兄弟「叮噹車」一樣，經歷了百年的風雨飄搖、海浪侵蝕，依舊腳踏利索（這不能不令人再次感嘆香港人的維護之功）。它的運行、操作方式，想來算是物理學的——輪船靠岸，船上的水手先拋上船頭粗的麻製繩繩，由岸上的工友用頂頭帶鉤的長竹竿勾住，再套上碼頭的大鐵樁；然後，水手把鬆鬆的繩繩呈八字形在兩根鐵樁上來回纏緊，只聽得在船身飄移的巨大作用下，繩繩不勝其力般地發出「咔咔咔」的響聲（是這位百老人的呻吟？），終於繩緊了，於是，隨着海浪上下左右挪移搖擺的「天星」，衣服帖帖地靠緊了碼頭，減小了晃動。再接着，收攏在船上的跳板放下來，乘客魚貫而出。

天星小輪啓動離岸時，隨着螺旋槳在一片轟鳴中攪動，船的尾部真正「捲起千堆雪」——因為維港的水質仍然那麼清澈、少有雜質，所以很少有污物、水草被翻攪上來。我時常喜歡站在岸邊，看着渡輪啟航後攬起的白浪和漣漪，慢慢地在海面上鋪陳開來，組成各種變幻莫測的圖案。其實，小輪兩頭對稱（形狀和高低一致），兩頭都能開，本無所謂船頭船尾，哪一頭對着港外，哪一頭就是船艙，顯示出非同一般的靈活。

天星小輪上的設備、座椅，老實說都乏善可陳。輪機的聲音很大，有點吵人；各種裝置，因為年代久遠，雖然塗上了新漆，也很粗糙了。座位是長條樣式的硬座，靠背就是簡易的一根長板條，不過它也有個好處，就是可以整個一排調節方向，換成面對或背對航行方向——這樣一來，乘客就可以隨心所欲，選擇更好的觀賞維港的角度。而小輪的兩舷，都沒有遮擋視線的物件，兩頭的半封閉船艙（內有空調，算是老古董裡的新點綴），也有大幅的玻璃窗可以眺望外面的世界。

天星小輪往來於維港的核心地段，香港作為山海之城的最精華的景觀，在航行途中可以一覽無餘。正因爲如此，乘坐小輪過海，既是一次短短的旅行，也不妨說是一次遊目鵠懷的觀光。而它的單程票價，最低不過一塊七港元，高過所有的巴士，包括「叮噹車」。

許多來港遊覽的人，都把天星小輪當作他們觀賞維港的最佳選擇。在這個移動的平台上，伴隨着大部分時間不過是微微起伏的搖擺，你舒展自己的視線，掃描過屏風般排列的港島、九龍的群峰（有港島的主峰扯旗山、有香港標誌之一的獅子峰，也有像戴着幾頂小白帽似——其上有發射塔——的大帽山）以及龍飛蛇行般蜿蜒曲折的山脊線；掃描過維港兩岸負勢競上、起落落落的高樓巨廈——它們的上半身常常隱沒在雲層裡；掃描過在維港水面上或風馳電掣、或緩緩滑行、或載沉載浮的各色舟艇；掃描過如蟻如豆的兩岸行人和玩具般擺動的小車輛。

大概沒有哪一個觀光平台，能像天星小輪一樣，容納下那麼多的風景，也容納下那麼多的歷史。難怪只有在天星小輪上，能看到那麼多時不時舉起照相機的人。如果是晚上，當燈火把維港裝扮成一個光怪陸離的夢幻世界時，在小輪上，又能看到怎樣的一番景象啊！

（現代都市老古董之二）

植樹護林史話

士毅

諺云：「造林管好林，年年如吐金」、「兒不教育難成才，樹不管理不成林」、「光栽不護，白費功夫」等，無不道出了管樹護林的重要性。

「三分栽，七分管」。植樹，更須護樹。早在紀元前五帝時代，舜帝便設立了九官之一的「虞官」，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「林業部長」。夏禹時，就出現了有關保護林木的萌芽思想，《逸周文》載：「禹之禁，禁三月山林不登斧，以成草木之長。」周代專門在「秋官」下設有種植和保護行道樹的管理官職——野廬氏，防止偷伐。楚霸王項羽從小愛樹，要是發現誰要砍樹，總要上前勸阻。有一天，他發現一個老人欲持斧砍桂樹，項羽忙問緣由，老人說：「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『口』字，這棵樹長在院中，就成『困』字，不吉利。」項羽聽後，笑着說：「照你這樣講，院中倒樹留人，便成『囚』字，如此更不吉利。」那老人覺得言之有理，就不砍這棵樹了。

宋代文學家蘇東坡不僅喜歡植樹，而且痛恨亂砍濫伐者。他曾寫《萬松亭》一詩，痛斥那些濫伐松林者，詩的意思是：十年樹木，原本是謀求百年遮蔭的，可惜的是，後人未能領會其意，竟亂砍濫伐，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啊！據《劍州志》載：「明正德年間，知州李壁為防止後世砍伐，特下『官民相禁砍伐』的禁碑。」清代文學家袁牧對森林保護也有一定的研究，曾寫下了《惜松》詩，呼籲：一旦執法鬆懈減少保護，任憑樵夫斧斂濫伐樹木，在人力的作用下造在山中漸空，青山將會神色慘淡淒楚！詩人限於當時的社會，想保護樹木，卻又無能為力，只得「可憐松亦與之間，帶露會霜變灰土」。

相傳某縣古寺，寺門口右邊有一上聯：「寸土為寺，寺旁吟詩，詩曰：明月送僧歸古寺。」但下聯無人對之。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當縣令時，見到當時森林遭受亂砍濫伐時，甚於氣憤，當他路過此寺，見有這一未續的上聯，靈機一動，便對出了下聯：「雙木成林，林下示禁，禁云：斧斤以時入山林。」此聯深得時人好評。愛國名將馮玉祥愛樹如命，曾在軍中立下護樹軍令：「馬啃一樹，杖責二十，補栽十棵。」駐軍徐州時，他還寫了一首護林詩喚示軍民：「老馮駐徐州，大樹綠油油。誰砍我的樹，我砍誰的頭。」

說到香港的「老古董」，除了在港島叮噹作響、招搖過市的百歲公公——有軌電車，就屬至今還在維多利亞港飄蕩的輪渡了。它有一個非常動聽的名字「天星」（英文就是STAR）。雖然名為天星小輪，卻是十足的壽星老人，跟「叮噹車」堪稱一對好兄弟。

天星小輪從早晨八點鐘到晚上十點多，都在維多利亞港南北穿梭，不知疲倦地，把無數的客人送到中環、灣仔、尖沙咀、紅磡等維港兩岸的鬧市。無論是販夫走卒、升斗小民，還是出入高級寫字樓的白領男女，跨越維港最便捷的方式，恐怕還是坐天星小輪（乘公交巴士、坐地鐵，如果不繞大圈子、不倒換車，你根本無法從中環直接去尖沙咀）。

天星小輪最令人驚訝的，也還是它的老當益壯，跟它的兄弟「叮噹車」一樣，經歷了百年的風雨飄搖、海浪侵蝕，依舊腳踏利索（這不能不令人再次感嘆香港人的維護之功）。它的運行、操作方式，想來算是物理學的——輪船靠岸，船上的水手先拋上船頭粗的麻製繩繩，由岸上的工友用頂頭帶鉤的長竹竿勾住，再套上碼頭的大鐵樁；然後，水手把鬆鬆的繩繩呈八字形在兩根鐵樁上來回纏緊，只聽得在船身飄移的巨大作用下，繩繩不勝其力般地發出「咔咔咔」的響聲（是這位百老人的呻吟？），終於繩緊了，於是，隨着海浪上下左右挪移搖擺的「天星」，衣服帖帖地靠緊了碼頭，減小了晃動。再接着，收攏在船上的跳板放下來，乘客魚貫而出。

天星小輪啓動離岸時，隨着螺旋槳在一片轟鳴中攪動，船的尾部真正「捲起千堆雪」——因為維港的水質仍然那麼清澈、少有雜質，所以很少有污物、水草被翻攪上來。我時常喜歡站在岸邊，看着渡輪啟航後攬起的白浪和漣漪，慢慢地在海面上鋪陳開來，組成各種變幻莫測的圖案。其實，小輪兩頭對稱（形狀和高低一致），兩頭都能開，本無所謂船頭船尾，哪一頭對着港外，哪一頭就是船艙，顯示出非同一般的靈活。

天星小輪上的設備、座椅，老實說都乏善可陳。輪機的聲音很大，有點吵人；各種裝置，因為年代久遠，雖然塗上了新漆，也很粗糙了。座位是長條樣式的硬座，靠背就是簡易的一根長板條，不過它也有個好處，就是可以整個一排調節方向，換成面對或背對航行方向——這樣一來，乘客就可以隨心所欲，選擇更好的觀賞維港的角度。而小輪的兩舷，都沒有遮擋視線的物件，兩頭的半封閉船艙（內有空調，算是老古董裡的新點綴），也有大幅的玻璃窗可以眺望外面的世界。

天星小輪往來於維港的核心地段，香港作為山海之城的最精華的景觀，在航行途中可以一覽無餘。正因爲如此，乘坐小輪過海，既是一次短短的旅行，也不妨說是一次遊目鵠懷的觀光。而它的單程票價，最低不過一塊七港元，高過所有的巴士，包括「叮噹車」。

許多來港遊覽的人，都把天星小輪當作他們觀賞維港的最佳選擇。在這個移動的平台上，伴隨着大部分時間不過是微微起伏的搖擺，你舒展自己的視線，掃描過屏風般排列的港島、九龍的群峰（有港島的主峰扯旗山、有香港標誌之一的獅子峰，也有像戴着幾頂小白帽似——其上有發射塔——的大帽山）以及龍飛蛇行般蜿蜒曲折的山脊線；掃描過維港兩岸負勢競上、起落落落的高樓巨廈——它們的上半身常常隱沒在雲層裡；掃描過在維港水面上或風馳電掣、或緩緩滑行、或載沉載浮的各色舟艇；掃描過如蟻如豆的兩岸行人和玩具般擺動的小車輛。

大概沒有哪一個觀光平台，能像天星小輪一樣，容納下那麼多的風景，也容納下那麼多的歷史。難怪只有在天星小輪上，能看到那麼多時不時舉起照相機的人。如果是晚上，當燈火把維港裝扮成一個光怪陸離的夢幻世界時，在小輪上，又能看到怎樣的一番景象啊！

（現代都市老古董之二）

求學英語的妙境

——我當電話銷售員

黃貝妮

域外漫筆

到澳洲快一年了，我的英語仍然比較糟糕。我天生膽怯，尤其在衆人面前說話臉紅心跳，這對我快速學好英語、求學找工，非常不利。我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尋找解決的路徑。

一天，在麥當勞就餐翻閱報紙，發現一個call centre（呼叫中心）招人。面試時，才知道這家call centre說白了就是每天用電話跟客戶進行溝通，推銷打印機產品。

不知你有沒有這樣的體會，面對面交流，如果有另一半你聽不懂，可以靠肢體語言或表情猜到對話含義百分之八十到九十。但在電話裡呢，沒了眼睛全靠耳朵，假如聽不懂，碰到好心人可能聽出你是外國人，會故意放慢了說。但你總不能讓客戶像錄音機一樣回放無數遍吧？人家不投訴才怪。

這工作我覺得太難。但銷售這活兒，我從沒碰到過，而且有底薪！還能積累工作經驗！這些對我都充滿了誘惑。

經理似乎看出我底氣不足，就跟我说每月有獎金——賣得好一個月至少有五百澳元的獎金。經理看着我，說她想冒一次險，她希望通過工作前的培訓能給我點自信。我看着她，有這麼一個陌生人願意相信你並給你提高自身的機會，我很感激。因此我接過了她的offer。

銷售工作的頭兩個星期是職業培訓。我們總共有十個新進銷售員，大家兩兩配對，拿着公司準備好的銷售對白，不停地進行場景對話。培訓完後，十個人走了一個，我感覺隊伍裡的士氣似乎搖曳了一下。沒

有時間去懷念走的人，我們準備上機實戰。

去到call centre我顫抖了。呼叫中心像煮沸的開水，大家都在扯大嗓門，對住麥克風喊，手指在鍵盤上飛。

call centre裡有一個大白板，上面寫滿了銷售員的名字，後面還有各種數字。我開始不懂是什麼，後來才知，那跟學校裡的成績排行榜沒啥兩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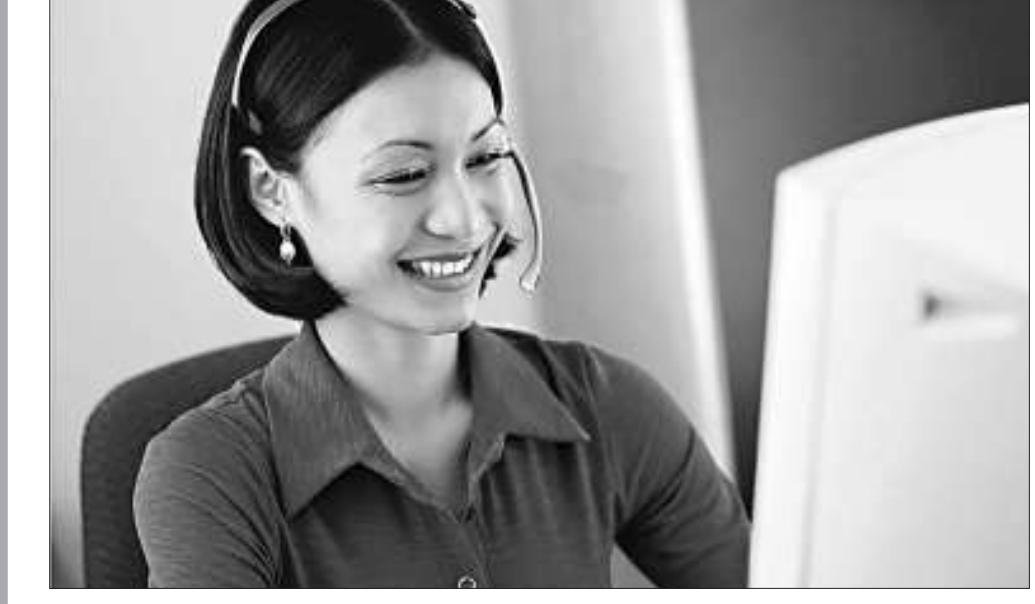
老闆給我們九個人各發了五厘米厚的紙，上面印滿了人名、公司名、電話號碼、地址，叫我們先做市場調查，了解對方對打印機的需求量、品牌，等等。

這是銷售的第一步。

戴上耳機之後，老闆叫我們記住，telesales（電話銷售）不僅是銷售行業裡最難的，也是諸多任務種裡最難的。你能在telesales裡做好，沒有什麼你不能做，沒有什麼你不能賣！我看著耳機，牙齒不停地打顫，心跳加速，我不斷地幻想對方接了我的電話後會發生什麼，是摔電話還是破口大罵，或者是很好心地買下我的產品……我看著那份英語銷售對白，呆若木雞。新人裡有兩人以前就做過電話銷售，所以對他們來說簡直是如魚得水，對着麥克風天花亂墜，東西南北。我坐在他們旁邊，說話跟蚊子一樣，壓力似排山倒海，防不勝防。

第一個「破冰電話」打出去——「嘟，嘟……」沒人接，我祈禱，千萬不要接千萬不要接！我不想說話，我不知道自己會吐出什麼來。就在此時，一個「hello」吼了進來。我陡然噎住了。之前練好的對白，頓時跑得無影無蹤。對方的男聲很粗，「hello hello」地朝電話裡吼了兩聲，沉默了，但沒掛電話，就在那等住，好像知道我在這頭猶豫着要不要說話。我的掌心全是汗，手指不知不覺移到了「掛機」鍵。那是多麼漫長的煎熬啊……但想一想，下個人

電話銷售員充滿挑戰
(網上圖片)



文化什錦

康偉明

糯米雞男人

說到香港的「老古董」，除了在港島叮噹作響、招搖過市的百歲公公——有軌電車，就屬至今還在維多利亞港飄蕩的輪渡了。它有一個非常動聽的名字「天星」（英文就是STAR）。雖然名為天星小輪，卻是十足的壽星老人，跟「叮噹車」堪稱一對好兄弟。

天星小輪從早晨八點鐘到晚上十點多，都在維多利亞港南北穿梭，不知疲倦地，把無數的客人送到中環、灣仔、尖沙咀、紅磡等維港兩岸的鬧市。無論是販夫走卒、升斗小民，還是出入高級寫字樓的白領男女，跨越維港最便捷的方式，恐怕還是坐天星小輪（乘公交巴士、坐地鐵，如果不繞大圈子、不倒換車，你根本無法從中環直接去尖沙咀）。

天星小輪最令人驚訝的，也還是它的老當益壯，跟它的兄弟「叮噹車」一樣，經歷了百年的風雨飄搖、海浪侵蝕，依舊腳踏利索（這不能不令人再次感嘆香港人的維護之功）。它的運行、操作方式，想來算是物理學的——輪船靠岸，船上的水手先拋上船頭粗的麻製繩繩，由岸上的工友用頂頭帶鉤的長竹竿勾住，再套上碼頭的大鐵樁；然後，水手把鬆鬆的繩繩呈八字形在兩根鐵樁上來回纏緊，只聽得在船身飄移的巨大作用下，繩繩不勝其力般地發出「咔咔咔」的響聲（是這位百老人的呻吟？），終於繩緊了，於是，隨着海浪上下左右挪移搖擺的「天星」，衣服帖帖地靠緊了碼頭，減小了晃動。再接着，收攏在船上的跳板放下來，乘客魚貫而出。

天星小輪啓動離岸時，隨着螺旋槳在一片轟鳴中攪動，船的尾部真正「捲起千堆雪」——因為維港的水質仍然那麼清澈、少有雜質，所以很少有污物、水草被翻攪上來。我時常喜歡站在岸邊，看着渡輪啟航後攬起的白浪和漣漪，慢慢地在海面上鋪陳開來，組成各種變幻莫測的圖案。其實，小輪兩頭對稱（形狀和高低一致），兩頭都能開，本無所謂船頭船尾，哪一頭對着港外，哪一頭就是船艙，顯示出非同一般的靈活。

天星小輪上的設備、座椅，老實說都乏善可陳。輪機的聲音很大，有點吵人；各種裝置，因為年代久遠，雖然塗上了新漆，也很粗糙了。座位是長條樣式的硬座，靠背就是簡易的一根長板條，不過它也有個好處，就是可以整個一排調節方向，換成面對或背對航行方向——這樣一來，乘客就可以隨心所欲，選擇更好的觀賞維港的角度。而小輪的兩舷，都沒有遮擋視線的物件，兩頭的半封閉船艙（內有空調，算是老古董裡的新點綴），也有大幅的玻璃窗可以眺望外面的世界。

天星小輪往來於維港的核心地段，香港作為山海之城的最精華的景觀，在航行途中可以一覽無餘。正因爲如此，乘坐小輪過海，既是一次短短的旅行，也不妨說是一次遊目鵠懷的觀光。而它的單程票價，最低不過一塊七港元，高過所有的巴士，包括「叮噹車」。

許多來港遊覽的人，都把天星小輪當作他們觀賞維港的最佳選擇。在這個移動的平台上，伴隨着大部分時間不過是微微起伏的搖擺，你舒展自己的視線，掃描過屏風般排列的港島、九龍的群峰（有港島的主峰扯旗山、有香港標誌之一的獅子峰，也有像戴着幾頂小白帽似——其上有發射塔——的大帽山）以及龍飛蛇行般蜿蜒曲折的山脊線；掃描過維港兩岸負勢競上、起落落落的高樓巨廈——它們的上半身常常隱沒在雲層裡；掃描過在維港水面上或風馳電掣、或緩緩滑行、或載沉載浮的各色舟艇；掃描過如蟻如豆的兩岸行人和玩具般擺動的小車輛。

大概沒有哪一個觀光平台，能像天星小輪一樣，容納下那麼多的風景，也容納下那麼多的歷史。難怪只有在天星小輪上，能看到那麼多時不時舉起照相機的人。如果是晚上，當燈火把維港裝扮成一個光怪陸離的夢幻世界時，在小輪上，又能看到怎樣的一番景象啊！

（現代都市老古董之二）

雞窗苦讀終成功

馮進

燈下集

的脾氣，在本書的字裡行間也呼之欲出。譬如，對於自己的英文，夏氏始終非常自豪，回憶在教會學校上海灘江佔鰲頭。一九四七年他在北大諸多青年教師中脫穎而出，僅靠多讀英文課外書，他就能寫出好英文，在班上獨得大名的「洋場惡少」。可是，面臨選考去校長胡適那裡抱怨他是忝得大名的「洋場惡少」。

同樣，在談到治學經驗時，他